

蒙古族族源研究论文选集

汤晓芳 编

一册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912083

# 蒙古族族源研究论文选集

二册

汤晓芳 编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 编例说明

本集选录一八九七年——一九八五年国内期刊登载的蒙古族源研究论文。其收录范围以专题论述族源者为限；论述其他问题的论文中，对蒙古族族源作专节论述的也节选取录；国外学者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其译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也适当选录，为提供国内外研究信息，本集收录了介绍苏联及我国研究情况的综述各一篇。本集未收入的有关论文，附以目录于后。

本集论文编排按发表时间作先后顺序。

为及早给研究者提供查阅方便，本集暂以打印件内部刊出。因编者学力所限，编选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指正，以便改进提高。

汤晓芳

一九八五年

## 蒙古族族源研究的 回顾及其新进展（代序）

湯曉芳

蒙古族是祖国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少数民族。据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蒙古族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七人，占全国总人数的千分之三十四。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多分布于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云南等省、自治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县，在宁夏、河北、河南、山东、天津、陕西、北京、上海、山西、江苏等省、市自治区也有少数聚居或散居的蒙古族。

蒙古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旧唐书》中称“蒙兀室韦”，《新唐书》称“蒙瓦”。“蒙古”一词的汉译文始见于元代文献。“蒙古”在古代汉籍中又作“蒙兀”、“蒙骨”、“萌骨”、“萌古”、“蒙古里”、“忙豁勒”、“蒙古勒”等二十多个异译。

“蒙古”最初是一个部落的名称，随着该部落的日渐强大，成为诸部落的共同名称。各自独立的诸部族，在统一的政权下，融合为一个整体，又成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公元一二〇六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自独立的诸游牧部族，建立了蒙古汗国，

北亚地区一个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终于形成。

蒙古族一登上中世纪的历史舞台，其统治者利用了游牧民族人尽士卒、行动迅速的特点组织强大的武力四面征战，闪电般地占领了中亚、俄罗斯等广大地区，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蒙古族的兴起，震撼了世界。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曾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剧，对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那时候起，对于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发展，就成为许多国家所瞩目和感兴趣的问题。蒙古人是从哪里来的？发源地在何处？蒙古族又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祖先历史如何？长期以来，各国对于蒙古族族源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蒙古统治者为了称颂赞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丰功伟绩很重视书写自己家族的历史，如《蒙古秘史》、《金册》、《圣武亲征录》等，这些史书记载了蒙古族对其祖先的口头传说、家族世系谱、部落的历史、英雄业绩、重大的事件等，为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蒙古族使用文字较晚，用文字记载的史料较少，又由于游牧民族“马上行国”的特点，西征东侵，转战万里，许多史料在战乱中散失，当时一些与蒙古人有过接触的或者到过蒙古地区的人，留下了不少有关记载和著作，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赵珙《蒙鞑备录》、鲁不鲁克及普兰迦尔宾的出使蒙古报告等等。这些论著都以作者自己民族的语言记述，加之对蒙古语言文字知之

甚少，音译相差又很大，造成了不少混乱和讹误，给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带来不少困难。即便是这样一些史料，也由于当时交通闭塞，外民族对蒙古民族的情况了解甚少，因此其中记载蒙古族族源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

从十三世纪起，欧亚各国的一些文人、学者开始研究蒙古族的族源。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御修钦定的《史集》；伊赛·阿勒·阿昔尔的《编年史》；我国明朝宋濂等撰修的《元史》等是最早涉及蒙古族族源问题的著述，他们出于本阶级本民族的意识整理研究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如《史集》详细地研究了十三世纪以前蒙古各部的起源和分枝情况，并把他们归纳为突厥系，这与汉籍记载是不同的。

到了近代，国外研究蒙古族族源著述较多的国家主要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向东方扩张，沙俄不断派出传教士、旅行家到蒙古地区搜集历史、地理资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在学术领域内出现了“蒙古学”的专门学科。其中族源问题是当时蒙古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被称为俄国蒙古学、东方学奠基人的雅琴夫·俾丘林以俄国驻北京教会使节的名义，在我国搜集了大量记载北方少数民族的汉籍资料，翻译出版了《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辑》。他认为“匈奴是蒙古人古时族名”，这种蒙古族族源匈奴说，在当时俄国学术界流传很广，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日本较早研究蒙古学的白鸟库吉也持匈奴说。一八八九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在蒙古境内发现了古突厥碑记，即著名的鄂尔浑碑记。碑文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公元六至八世纪时，中亚曾经存在过突厥人的一些大国。以后，突厥碑文史料便成了学术界部分学者持蒙古族族源突厥说的重要依据，蒙古族起源于匈奴及突厥的观点，一时控制了蒙古族族源研究的学术领域。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和蒙古的学者共同挖掘和整理了诺颜乌拉地区的匈奴墓葬，许多学者从考古资料上进一步论证了蒙古族源匈奴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术界影响很大，策·道尔吉·纳·热西扎木苏等均持此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反映蒙古早期历史资料的大量发现，尤其是汉文史料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国外学者对蒙古族族源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近年来，在研究古代蒙古民族起源这一课题中苏联学者维克托·罗娃是一个具有影响的学者，她十分注意掌握汉文史料，著述较多，她认为，直到十九世纪过了一多半时间以前，所有中亚民族的历史在中国的文字史料中都得到了反映。万里长城并没有使中国与游牧和半游牧的北方诸邻相分离。中国自古就定期派人来到这些民族的驻地，各族首领向他们汇报了一些周围发生的情况，经过不断修正和补充，这些资料逐渐趋于完善。许多古代民族也曾经常出使中国，带去了一些有关民族的消息，这些资料也被收集起来。每当一个部

落的出现，中国撰史者总是要弄清这一部落的先世、各族系的名称、语言情况、分布地域、生业、日常生活、礼仪、宗教、风俗、习惯等等。她翻译研究了大量汉文资料后，又到东蒙古三河流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蒙古人》一书中她提出：古代蒙古民族历史的新阶段同东胡人是分不开的，这些东胡人可以被看作是晚近蒙古人的直接民族先世。维克托罗娃的这一学术思想在苏联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

近年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许多学者提出蒙古族源东胡说，一九七三年苏赫巴特尔在《论蒙古民族起源》一文中，从《魏书》与《史集》的比较研究中得出蒙古族源与东胡鲜卑有关，认为拓跋人——鲜卑部落核心——应是蒙古人祖先。

二十世纪以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对蒙古族族源研究的趋势是由匈奴、突厥说，逐渐转为东胡说，在日本持东胡说的学者也越来越多。

我国近代对蒙古族源的研究，当从清末学者钱大昕始，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他从《永乐大典》中发现了《元朝秘史》，引起了元史研究者们的注意，学术界开始进一步探讨蒙古族族源，兵部左侍郎洪钧出使欧洲，把国外研究蒙古历史的成果引进国内，以拉施特《史集》为依据，写了《蒙古考》，收在《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中，阐述了元帝起于蒙古部，先世居黑龙江南。《史集》记载

蒙古部的情况与汉籍《松漠纪闻》关于“盲骨子”的情况不谋而合，为蒙古族族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王国维在《蒙古考》一文中，在晚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了汉文史籍及洪钧介绍的零星国外资料，把人们不熟悉的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五、六百年间蒙古诸部的历史活动考证出来，提供了研究蒙古族族源的丰富史料。王国维进一步考证了蒙古部地望，据两唐书的记载，蒙古诸部的发源地在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一带，这一看法为后来多数学者所赞同，也与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的记载相吻合。国内学者对蒙古族族源的研究先后提出了许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

### 一、蒙古出于东胡说

王国维持东胡说，《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也认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方壮猷在《鞑靼起源考》一文中认为蒙古民族“为柔然之苗裔……自号柔然，而突厥人称之为大檀。音讹为达靼。柔然为突厥所灭。遗民东附室韦……至女真衰而成吉思汗乃统一漠北”（樊保良在《蒙古族族源诸说述评》一文中引方壮猷《匈奴语言考》中“古匈奴语言上之通则，与今蒙古语之通则不相违背。是则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即认为方壮猷持蒙古族族源匈奴说，这样的推测似有误，方壮猷在这里只是论证了匈奴属蒙古人种的匈奴语之特征“似亦当属今蒙古语系”。而未论证蒙古族源。）历史学家翦伯赞

在《内蒙古史》一文中也认为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人的历史摇篮。

## 二、突厥说

《新元史》作者柯绍忞持突厥说，认为“蒙古之先出于突厥，本为忙豁仑，译音之变为蒙兀儿，又为蒙古”。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也主突厥说。

## 三、蒙古出于鞑靼说

《元史新编》的作者魏源持此说，认为“蒙古人之祖先实出于‘鞑靼’”。他根据《明史·鞑靼传》认为鞑靼即蒙古，最早见于唐武宗宰相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里有“达怛”的记载。

## 四、蒙古出于匈奴说

持匈奴说者，根据宋人彭大雅所撰《黑鞑子略》中记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徐霆疏证曰“即北单于国”，单于国是匈奴。这与成吉思汗书自称“我单于国”的说法一致。黄文弼、谢再善、佟柱臣等也持匈奴说。

## 五、蒙古出于吐番说

持吐番说的根据是萨迦·彻辰《蒙古源流》的记载，认为吐蕃智固木赞博汗为奸臣纳木所谋杀，其三子布尔特齐诺逃至恭博地方，娶郭娃玛喇勒为妻，渡青吉思河东行至蒙古地方不儿罕合勒敦山称亭儿特国。

## 六、以汉同源说

抱朴子著《中国人种考》持此说，认为蒙古是匈奴遗种，《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出于淳维，淳维出于夏后氏，为黄帝耳孙，“则蒙古之出于黄帝殆无疑义”。曾厚载《蒙汉同源之初步探讨》也认为蒙汉是同血统。

### 七、东胡、突厥、土番混合说

轻根《蒙古种族考》、张振之《蒙古种族是哪里来的》持此说，认为唐以前没有蒙古族。唐以后塞外各族相互往来，互通婚姻，互相同化产生了蒙古民族。

以上七种说法，对“吐番说”和“同源说”，国内学术界已有较统一的看法，认为吐番说用佛教经典和西藏神话来附会蒙古族族源，不足取信。“同源说”出现较晚，论述者多出于愤恨日本瓜分满洲的企图，史料运用不当，难以成理，“混合说”依据不足，论证简单，影响不大。对其他四种说法，国内学者多拘泥于部分史料的记载，也没有能够得出较一致的结论。蒙古族族源的探讨，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课题。

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许多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对蒙古族族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获得了新的进展。其特点是：在不断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依据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利用外，进一步挖掘新资料，从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扩大了蒙古族族源研究的领域。许多学者指出，

我国史籍记载为研究族源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必要的依据，但仅仅根据文献资料还是很不够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语言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动的直观性，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资料，可以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地域的一致性也是判断族源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借助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从蒙古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民族形成的要素诸方面对族源问题进行综合探讨及比较研究，为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持东胡说的学者认为，东胡后裔诸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古代鲜卑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他们的语言是现代蒙古语的古老形态。《宋书·吐谷浑传》保存下了两条东部鲜卑语资料“阿干”和“处可寒”。鲜卑人称兄为“阿干”，现代蒙古语称兄为“阿合”，蒙古语中，往往是名词词尾“纳”辅音脱落，“阿干”的“纳”辅音脱落后，变为“阿合”。“处可寒”一词，汉文解释为“尔官家”，“处”为“你”，“可寒”为“王”。柔然人最先称部落首领为“可汗”，柔然是“东胡之苗裔”（《魏书·蠕蠕传》）。蒙古人称部落长为“可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可汗”

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专用词。可见“阿干”是“阿合”的古老语言形态，“可寒”是“可汗”的古老语言形态，唐代《元和郡县志》在关内道云中县的记载中说，“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这条史料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用来作山名的“纥真”是鲜卑语，与蒙古语基数词三十的发音相同。《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十三个鲜卑语官职的名称，都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室韦”一词是“鲜卑”的转音，蒙兀室韦的语言属东胡后裔的语言是十分明确的，有的学者在契丹小字的研究中，证实了契丹语与现代蒙古语的相似之处，其相似的基词有兔、卵、狗、戍、鸡、酉、五、九、冬、中间等。契丹语所有格附加成分有 $\alpha$ 、 $\alpha n$ 、 $jn$ 、 $on$ 、 $un$ ，与蒙古语 $yin$ 、 $un$ 、 $ün$ 、 $u$ 一脉显然有同一个起源。191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中也肯定了“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是中世纪蒙古语系统”。蒙古人在没有经历突厥化以前使用的语言属东胡后裔语言，这种语言在《元朝秘史》所记载的人名、氏族名、部落名中留下了一些痕迹，以后的蒙古语是在东胡后裔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的过程而形成的，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浸入蒙古语中，开始形成原蒙古语八元音序列，一批原蒙古语词被淘汰，输入一批突厥语助词，词法发生了简化的趋势。从语言演变的过程联系蒙古社会发展的历史，证实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的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的，从语言资料论证了原蒙古人

是东胡的后裔。

持东胡说的学者还将史料记载的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同东胡诸族的风俗习惯相比较，认为二者相近或相同，从发式上看，《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人“剃发作马蹄形，脑后发亦剃。其余发听之生长，辨之垂于耳后，……女子有高髻”。蒙古人的发式与鲜卑、乌桓、契丹相近；拓拔鲜卑“辨发”、“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魏书》），“唯婚姻先头”（《后汉书》），宇文鲜卑“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为首饰，长达数寸则截短之”（《北史》）。“乌桓以髡头为轻便”（《后汉书》），“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魏书》），从和林格尔东汉壁画所见的乌桓、鲜卑人的形象看，髡头为剃去头顶以外的头发。稍后，契丹的“髡发”则是头顶呈圆形剃光，四周披发。从乌兰察布察右中旗慈文营子六号墓出土的契丹女尸的头发看，契丹女子的“髡发”为留顶发，剃四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看，鲜卑、乌桓、契丹的髡头与蒙古人的“髡发”相似，都是剃去一部分，留一部分。保留的部分或束辨垂于耳后，或高髻于头顶。从服式上看，“左衽”、“皮服”是共同的特点，十二世纪后蒙古人的服式才逐渐改为“右衽”。从葬俗上看也相近，《宋书》记载拓拔鲜卑“死则潜，无坟墓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后汉书》记载乌桓人“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采绳缠牵，并致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青阳先生文集》载契丹人“其

送死亦无棺椁，惟以毡裹其尸葬之中野。纵马践其上”，鲜卑、乌桓、契丹人的送葬习惯，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甚至以后的蒙古人的习惯之中。蒙古人送葬，死者不设坟墓，杀驼、马、与死者同埋中野，纵马其上灭迹，蒙古诸汗的墓葬，至今未曾被后人发现。从居住习俗上看，《魏书》记乌桓人“以穹庐为宅”，《南齐书》记柔然人“所居为穹庐毡帐”，《北史》记吐谷浑人“庐帐而居”，都与蒙古人居毡帐的习俗相同，从生产习俗上看，蒙古族在西迁前主要从事狩猎业，《北史·室韦传》载。“无羊少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绕羆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此种生产方式同乌桓、鲜卑，《三国志》载乌桓人“俗善骑射，……日戈猎禽兽，食肉饮酪”。蒙古人的畜牧业是西迁后向突厥人学习的，蒙古人西迁后，原蒙古高原的居民突厥铁勒人和他们的牧畜一起落到蒙古人的手里，此后畜牧业生产的术语输入蒙古，蒙古语中有关畜牧业的术语突厥借词极多，说明蒙古人的畜牧业生产是向突厥人学习的。

从活动地域来看，持东胡说的学者们认为蒙古都是居于望建河南岸的一个室韦部落，这与《史集》记载，蒙古人自称祖先来自额尔古纳昆是相吻合的。有的学者还根据《史集》和《蒙古秘史》的远古传说，考证了蒙古族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迁至三河之源的。额尔古纳河流域是蒙古族的发源地，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也认为“自古以来……呼伦贝尔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出现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由东向西走上历史舞台”，（东胡说论述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留金锁《古代蒙古及蒙古汗国的建立，蒙古族的起源、发祥地和形成》，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

持匈奴说的学者，不同意以上观点，他们也从语言学、民族学活动区域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室韦人的语言与蒙古族的语言相比，二者没有渊源关系。“蒙兀室韦”在额尔古纳河口与松花江口之间的黑龙江南岸，即小兴安岭一带，属于北室韦的范围，而北室韦语言属通古斯系，故室韦非蒙古族族源。从风俗习惯看，北室韦各部皆山居，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冬天居土穴，夏日住撮罗子，因靠江，冬、夏可捕鱼助食，并衣鱼皮，这与蒙古族不衣鱼皮，不住桦皮屋的习俗不同。从生产习俗上看，《契丹国志》对蒙古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称“正北至蒙古里国，无郡长所管，亦无耕种，以弋猎为业，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駒、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这一习惯与匈奴对照，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匈奴以畜牧为业，放养马、牛、羊、骆驼等牲畜，“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饮“酪”。从语言来看，匈奴的主要部分尤其北匈奴是操蒙古语的，蒙古族族

源是“匈奴余种”也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时期的“匈奴余种”被鲜卑同化，《南齐书》记载：“魏虏：匈奴种也，姓拓拔氏……亦谓鲜卑”。突厥灭柔然，突厥亡，回纥统治漠北。九世纪时黠戛斯破回纥，不久又势衰，漠北处于无人统治的局面。“匈奴余种几经战祸，所剩无几，恰与蒙古族传说吻合。（参见赵晨《对蒙古族起源于“蒙兀室韦”说的质疑》）

也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族族源可上溯到春秋时代的白狄，主要依据是风俗习惯尚白，而东胡系诸族风俗尚黑。后魏道武帝（拓跋圭）《道武纪》载：“天赐二年（公元405年）夏四月，祀西郊，车旗尽黑。”南宋张师正所撰《倦游杂录》描写北国侵金时记载：“二十二日攻宋州（完颜），天骥上城望，黑旗蒲野，前后不见其际，”说明北国用黑旗。而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民族的风俗是尚白的。如：“元年丙寅（公元1206年）帝大会部众于斡难河之源，建九旛白旛，即皇帝位，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汗”（《新元史·太祖本记下》）“成吉思汗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蒙古秘史》），成吉思汗对兀孙老人说“兀孙……你做“别乞”时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蒙古秘史》）“扎兰丁以蒙古人旗帜之白付其军，嘉泰丁见之，遁走。”（《多桑蒙古史》）“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缀耕录》）。“大汗及其一切民臣皆衣白袍，至使男女老少衣皆白色，盖其似以白衣为吉服”。“臣民互相馈赠白色之物”（《马可波罗行纪》）。这种尚白的风俗可